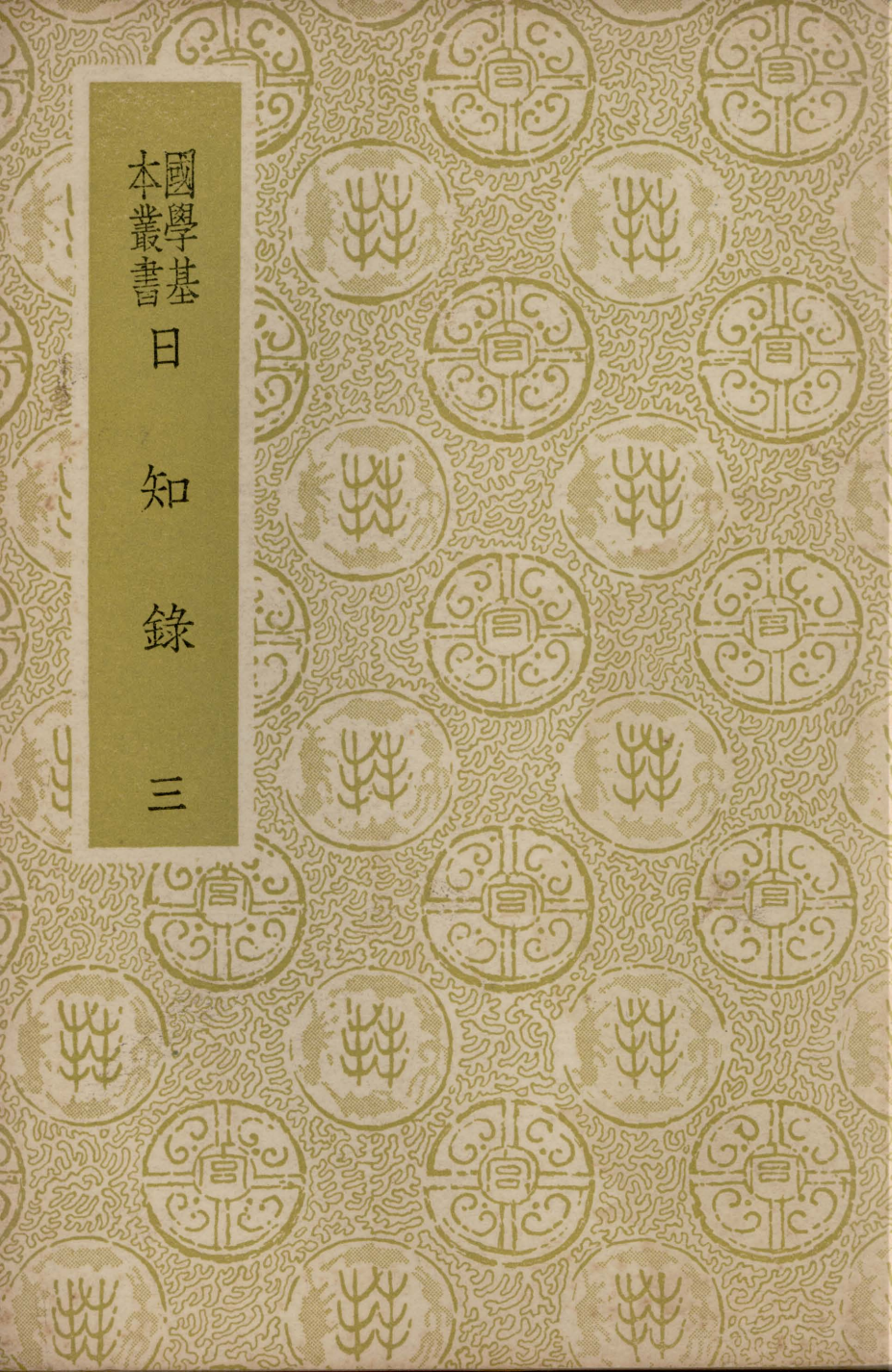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日知錄
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883B

~~175805~~

書叢本基學國

錄 知 日

(三)

著 武 炎 願

行發館書印整商海

圖書館

藏書

日知錄集釋

卷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爲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擺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骘骘。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救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睦。臨邑侯子駒駘。馮衍。曹褒。鄭玄。賈逵。班彪。班固。朱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衆。曹朔。劉珍。葛璽。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駘。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廷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扈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

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

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周易講義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卷。周易講義十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玉輅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宮殿窟宅記十卷。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一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各一百卷。李濂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一卷。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唐朝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王應麟有鑑地理考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稿二十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地理通釋三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記聞二十卷。地理考五卷。題苑四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

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砭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齋。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盤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愒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闕。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舒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燿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周憲王諱有燿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鞏氏竟自經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蓋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

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

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

原注

所記劉文靖

原注

告吉士之言。空同

原注

李夢陽。大以爲不平矣。

原注

見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楊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文章而

言政事君謨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

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

言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

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閼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

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

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成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又

言高駉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

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

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筆擲筆而起曰：今日壞卻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

爲林泉之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實不可與淵明比。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

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舛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襲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啓二年。出奔朱玫。立襄王。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旣汗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絃。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蠟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讎。

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况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維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筭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繼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礧砢。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常。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

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

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

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

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

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

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

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其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三

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尙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鄆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

曰燕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爲戒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以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

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

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坊者王承福。毛穎。原注又有下邳侯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蝮蠍。何蕃僅採其一事而

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蝮蠍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則用行狀之例豈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賢否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頌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

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誅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

墓金哉。

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曰劉又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林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關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

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本傳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

露真賊者矣。原注侯麟錄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

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爲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

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譏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

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趙氏曰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類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

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宋時并著爲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曰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百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硯尤奇草制尙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有定制然韓昌黎譏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譏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譏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譏進後例得貶遣若屢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饋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譏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譏南園閣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

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懽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矣。此處或有已甚。所謂溢惡溢美。自古爲然也。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原注。崔林玉。露摘此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

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溫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玄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絕。古人作文。既多寓言。便不論也。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彊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臯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

云顏魯公。

〔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

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

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况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僞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呂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卷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梁氏曰。衛世家。周平王命於其國。皆稱公。從未有天子命諸侯爲公者。武公蓋入爲王卿士耳。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左暄曰。春秋時。諸大國皆僭稱公。其稱侯伯子男者。不過諸小國耳。夫子

作春秋凡會盟征伐必據本爵書之。不以其僭公也。而稱之為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癸巳葬蔡桓侯。啖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於王也。凡諸侯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稱子復稱伯。又稱子者。如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昭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文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盟。是也。杜征南楊氏士助。劉氏敏。葉氏夢得。以為或時王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為或困于大國之責。賦而自貶。皆不可知。而謂夫子以意進退。予奪之。則非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原注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得稱公也。而光武則置三公。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僞與。原注若鄭端簡不稱公。非史體矣。錢氏曰。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太常博士曾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郎中孫公。侍御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宣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僭爲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郢公蔡公息

公商公期思公竝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戰國策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麇公。原注

索隱曰蓋麇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郟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

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邢公棠公汝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

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邢公之稱義亦猶彼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御史監郡者亦稱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縱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

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汝

案索隱曰陳留志云園公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

某似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遜潛匿因從其自號書之以著高尙耶又圈稱陳留書舊傳自序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機蓋圈即圈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鄧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昨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圈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圈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亦因其自號誤為姓云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

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邳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子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俠傳故人

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權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子相繼為之非專為尊其父也史記惟自叙前半及封禪篇中有稱其父為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子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睦宏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

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種暉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

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

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尙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

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

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二徇俗。若爲誌。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狀則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汝吐梁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令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通。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是未嘗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以下哉。又魏諺曰。支郎眼中黃。謂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諡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

自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誓族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

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陞至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

名焉。原注即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日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

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闕之歲。今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子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

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

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

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

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

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

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通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

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己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

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

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卽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壽上表亦云乙巳歲。壽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

見兩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

曰惟重光大淵獻曰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弑楊太后於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嵩作崧。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卽位之三年則繫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漢梁之明年亦是。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

年竊意其時天下尙是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嫺

裕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曰。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本闕絕。并終其事于此。如既而悔之之類。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澧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原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即書。一是追書。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雜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李處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俎。後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原注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
 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
 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原注爾雅疏日入後二刻半曰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
 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
 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舖時遂擊產
 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
 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
 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
 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且是也原注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沈氏曰公羊傳定
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
 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原注周禮司寤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
 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原注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
 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
爾沈氏曰通鑑注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左暄曰安漢儀凡中
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鍾鳴則息衛士甲乙徵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
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
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徵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囂譟武官暗探五更二

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十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

有點亦由來久也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

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

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

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

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

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

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

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

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

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

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沈氏曰格論十始見於此考之

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且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餽餽至下餽下餽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

義熙八年冬十月己

未鎮惡與城內兵鬥且攻其金城自食時金中晡注曰日加申爲晡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日中晡正申時也申未爲下晡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爲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後定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無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爲乎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譌入之也楊氏曰此又抑古書以從己說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原注〕後漢書陳儗檄文曰：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汝咸案〕長元文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大地之心得仁壽之理，並

下疑脫字，不爾當以並同絕句。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

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一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則古歷合朔不專在一日故又云一日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欲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竝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錯莫如十六國嘗欲作一年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

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

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

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

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宙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獻鍭銘曰周陽侯家銅

三習獻鍭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

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

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

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

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

又十七年而薨甚爲得體然其他傳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剏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旣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

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爲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於言之不順於必冠以義寧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

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

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輯爲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爲少帝故禮官云然萬曆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諱曰興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諱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臣顧錫疇所擬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

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沈氏曰禮未踰年不改元明代遵

八年熹公既卽位明歲當改爲天啓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還以

初號爲主如萬歷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爲秦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實錄萬歷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元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貌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列美惡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之也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二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原注天啓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爲二近又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啓禎更爲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之岱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廣是健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健群是健爲群河二郡魏都賦恆碣礪礪於青霄是恆山礪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為皞濟。原注：僖二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

傳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原注：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為絳灌。原注：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並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

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丙自有當年改元者。如苻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攷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記載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

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卽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譏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已封秦王。通鑑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誤也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

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做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葬。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做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汝成案其說詳見四卷

閏月條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

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

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至太甲時始爲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爲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

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格論于此下

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謝中丞曰伏見江西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同名

同之印倘有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

於各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

如江省有新昌縣而浙江亦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安仁縣而湖南亦有

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縣而廣西

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寧縣而貴州亦有永寧縣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

同名者如野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皆應別改嘉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

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與廣西同州則有通州直隸順天府

與江蘇同開州直隸大名府與貴州貴陽府同寧州則有忠州四川與廣西同州則有通州直隸順天府

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會同縣湖南靖州同寧州則有忠州四川與廣西同州則有通州直隸順天府

海豐縣山東武定府與廣東惠州府同瀘溪縣江西建昌府與湖南辰州府同清溪縣四川龍門縣與貴州

廣州府同建始縣湖北施南府與四川夔州府同寧海縣盛京奉天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
州府與甘肅鞏昌府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
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荆門州同宣化縣直隸宣化府與廣西
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慶陽府貴州思南府同永
定縣福建汀州府與湖南澧州同安定縣陝西延安府與甘肅鞏昌府同安福縣江西吉安府與湖南澧
州同永福縣福建福州府與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府與湖北宜昌府廣西嘉應州同建德縣
安徽池州府與浙江嚴州府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與雲南臨安府同疏乃無甘肅
而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江西吉安府與河南
河南府四川敘永廳同疏乃有貴州而無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贛州府與四川敘州府廣東惠州府同
疏乃又有奉天考之于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於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
以別之是亦無慮
姦徒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
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
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真定儒林傳漢興
田何以齊田徙杜陵田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廡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
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

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此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孫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穎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廻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

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用書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原注〕成二年。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錢氏曰〕譏訶古人。始于宋儒。曾子固云。宋洪邁從孫倬承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尙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

公孫丑曰伊尹曰。
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已。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媼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叙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管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

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

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

能而強爲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

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

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

武。美宣王也。若芍若賁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兩無

篇首有兩無其極。傷其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

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

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闕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

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轉韻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

至當不可易錢氏曰真文至元寒通非無韻也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

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

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救文格論。瞻彼洛矣二句。作我徂東。山酒滔不歸。思齊上有無將大車之首章七

字。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

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象象傳雜卦五篇

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

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

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

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

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

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

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昭昭肯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留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竝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論有至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卿京。驪姬之渝。翰。猶。臭。伯姬之盍。賈。相。姬。旗。師。丘。孤。孤。姑。逋。家。虛。鄆。陵。之。蹇。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寶。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猶。粹。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原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

彖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閒。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置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

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誤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非著書之人矣。子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考已丑在壬子前廿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誤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已丑在壬子前廿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又曰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迴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於迴韻，則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

古者

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章昭

劉是而章非蓋宏嗣生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讀尺奢切不知讀

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數詩有女同車與華瑀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鳥爲韻則車之讀

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

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即

古音也陸德明釋文勑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

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尙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句亦謂之

協韻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書又謂之合韻合韻協也陸元期老叶韻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

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韻協也陸元期老叶韻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

訓詁蓋理一貫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

學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其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而有大功于藝林者也但

正音可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難

從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鸚從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字盡合于寒桓也宗與尊相近

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印詩以鞏與後韻非

謂魂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爲身即讀躬如身詩無過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

于其躬于其鄰與鄰韻非謂真先之字盡合東鍾也賡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非陽庚之字盡

合屋沃也溱本當作澮說文澮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

溱即澮轉音不可據說文糾詩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澮溱相轉而謂丞真之字盡可

通也夫澮與增皆曾聲毛傳于魯頌丞徒增增云衆也此爾疋釋訓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衆

平聲相近故觀象以韻成文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禎成正讀淵如營也天
 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成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于維清之禮成禎烈比象以應廣雅
 亦猶行古之道而已古訓譬為胸有壅音說文齊胸也釋名齊壅也蒙象以應極從亟功敬聲相近廣雅
 窮亦讀應為壅而未濟象以極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破字耳革象以應蔚君為韻按說文
 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破字耳革象以應蔚君為韻按說文
 著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威姑威姑者君威同音則蔚與君諧而炳虛聲亦相近蓋讀炳為韻按說文
 文處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易固有作處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良象以中正也
 亦與躬終韻則正凶可韻也象傳不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顧氏不知轉音有
 扞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凡易傳兼用之此正不
 方音之證民平夫淵義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從
 聲令本真先類也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不令與挺局定韻節南山以韻聘桑扈以韻屏楚
 詞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為韻抑訃謚疊韻定命亦疊
 韻此命可兩讀也乾象傳讀命為眉病切于姤象傳讀瀾吝切亦兼用二音以方音證之愚謂此非也顧氏謂
 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禡韻引易繫詞俯則觀法于地與宜韻證之愚謂此非也顧氏謂
 以韻求焉知不與物卦協乎縮文地作墜元命包云地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從也之音易明
 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地韻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又云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秦本紀瑯邪刻石文以地與帝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為弟也顧氏謂
 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為弟也顧氏謂
 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為徒二反者誤顧氏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乎耶凡字者如旂折折皆從斤
 為古音則近亦從斤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乎耶凡字者如旂折折皆從斤
 斤當以青則隱切為正其讀如幾者轉也如貫而其韻亦頌之轉音禮記頌乎非正音禮記相近既
 備康成讀相近為禳祈未與公韻實如貫而其韻亦頌之轉音禮記頌乎非正音禮記相近既
 以所見者為正宜其齟齬矣仇從九聲古讀九有糾鬼二音故關雖以仇韻鳩兔置以仇韻遠顧氏但
 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轉音之字甚
 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謀小戎之駉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
 之類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篇釋于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
 為就即轉從就音鴛鴦之秣之擢之誦擢為莖即轉從莖音瞻印之無不克鞏訓鞏鞏為固即轉從固音

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聲隨義轉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異
求本裴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父有渠之切鯨鯨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而讀仇與菁
一字顧氏析而二之且同一从求之字而讀侏爲渠之切鯨鯨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而讀仇與菁
韻讀環者蠶之正音讀執者蠶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主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謬者轉
音也簡兮以翟與箭韻君子偕老則與鬢掃韻考論翟闕翟宇或作狄狄有別音正與鬢協如翟者轉
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告韻亦與首古音舊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于易之音也毛
詩不破字有轉音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爲磬即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
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乘閒兮毛訓閒爲蘭說文有蘭無閒知閒讀如蘭也衛風能不
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小雅神之甲矣毛訓弔爲至與質韻是讀爲至也毛無破字
其說出于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于鄭所破字必別爲新義雖讀申毛未盡得毛旨也試以官經證之
賈正音如庚而書乃賈載歌从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賈非之正音近貫齊風與變弁韻而周禮非人借
非爲礦說文礦或作非賈續以義轉非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讀者動多鑿
礙矣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考槃干旌既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說文魯急告
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魯者極也亟與急通故魯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成位抑以告韻則爾雅
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正音讀如亟者轉音顧氏拘于定音于楚茨云不
入韻于抑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著鞫讀而釋訓亦以鞫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
又何疑焉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土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顧氏論詩母字凡十
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蟪蛄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
以切爲正不知古音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三百篇侮字四見皆與今音同侮从每
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聽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派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
疑轉音爲方音故于此類未甚洞曉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僊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

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二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湯漢侯辭。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襄叔引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鄰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獾狁之故句。正月一有雲。無風。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爲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獾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輦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菡分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原注羅數字在下句末三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隕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蜨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譔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一

省禁之省。一省身之省也。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放太子太師徐公轅體。歌重用二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

名曰希是也。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是也。

趙氏曰：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餘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

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

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

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

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

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闌綬，不協金石。

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

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

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大、吳、青、帝、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鼠濺濺，鱣鮪發發。葭葦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卽無人可繼。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遙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滂滂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騫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萋萋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

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王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啟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閒爲詩者。或相做數。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稷倡和詩曰原注唐書薛稷河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萃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后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尙有十城原注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立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旣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梁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呂成公宋文鑑。殊多律體。顧氏言之鹵莽。又曰。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嘗病伯恭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鄴人薛千仞。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蔡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迺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盃爲金盃。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楊氏曰：余考樊鄗驥，謂高祖也。

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佞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都字解，南陽舞陰亭，徐鑿傳，漢志有別，栩陽亭賦，都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人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原注：景駒，注文續曰：楚族，袁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人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琊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琊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琅琊城在建康。此言北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

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媼楊氏曰高祖母

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字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三國志有此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象類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錢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十餘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五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

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盃二十枚。二十字作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卅。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汝成案說文容有拘牽譌闕然其詰訓請徵音轉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指則抵牾生矣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萁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原注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肅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頴說周盛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遑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微說。而後之讀者將何所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漚下引詩江有漚漚下引詩赤鳥擊擊後之讀者將何所

從二也。〔原注〕鄭元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卽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

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鑰字當之無由字以粵字當之無免字以纒

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

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棗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垝訓爲番上威

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因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

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

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臯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

爲失耕時。臯爲束縛摔挫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

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壘帥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

夫訓參爲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參爲商注與本字連文古書往往如此。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

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

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尙書郎善

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楊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原注〕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

志亦云。

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通靈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劉。今按漢書卯金無劉字。錢氏曰：說文竹部有劉字，云：從竹劉聲。是本有劉字，傳寫失之。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原注：汝成案：韻譜耳，非徐鉉等所定也。今鉉等所校說文原本，自一至亥五百四十部之書，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之刻，而朱竹君則以毛本重刻，今不啻家有其書矣。切字鉉等所加也。原注：趙古則六書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加。錢氏曰：朱翱自造反切，與唐韻反切不同。趙古則非是。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亦鉉等加也。原注：薛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衆人之手，音突，安得不無礙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于前人耳。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子衿爲淫奔之詩，而謂衿卽衾字。原注：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襦，錦衾關兮。錢氏曰：說文衾大被，此抱衾之衾也。衿交衽也。此子衿之衿。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尙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亏也。原注：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闕。

而適當喜新尙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愐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竝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鹽鐵論。隔絕羌胡。瓜分其地。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

瓜。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

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突者訛。汝成案。說文突。音義俱別。張參蓋指突。非謂突也。若漢書竈突。直誤作突耳。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

虎頭。原注。颯下。顧長康為虎頭將軍。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陸九淵號象山先生。王筠。梁人也。而以爲晉之

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霓連陸。約撫掌欣忭。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稱下。此真所謂不學牆

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荀悅曰。非恂也。衍字箋。漢平帝諱衍。而不知平帝諱衍。〔原注〕荀悅曰。樂師古曰。非衍也。衍音日。早反。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原注〕尾敦。姓敦名。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若以敦路爲人名。而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鞮。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鵠鷓醜。其飛也變。〔原注〕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驢馬白州也。〔原注〕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驢。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尙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原注〕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

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爲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

禰衡爲鼓吏。作漁陽搗摻。摻乃操字。原注按後漢書。衡方爲漁陽參。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

搗。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

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蹙。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

邛。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

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寸。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大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

邪王漢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

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當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尙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爲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

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原注〕

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

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奭。倣呂氏所

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注〕末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

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

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譔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

寫急就篇。〔原注〕魏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原注〕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

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書本旨。用漢急就章字。汝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歷篇。胡母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兄將篇。揚雄采倉頡作訓。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儔。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嘖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禿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陳書。沈衆傳。是衆爲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範撰。千字文則別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原注〕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爲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卽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鄒鑿傳。帝以鑿有器望。萬機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尤可爲漢魏箋啟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旣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此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舊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繼餽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繼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繼卽景公也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錮傳注宗發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

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首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

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澗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澗河。其陽有洞澗村是也。水經洞澗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澗。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澗驛。〔原注〕五代史唐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澗。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澗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思兵於洞澗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洞澗。西南入汾。則又作洞澗。字異。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瑰

儒僂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光傳成慶畫〔原注〕景十三

慶圖〔原注〕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原注〕屏風圖畫列女〔原注〕宏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

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閣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鬪雞圖閣

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

貞觀尙方令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武校尉殷敷畫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

元十八學士圖〔原注〕開元人董萼畫輦車圖〔原注〕開元人字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

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左尙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

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原注〕武后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

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原注〕天梁人陳宏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

十九瑞圖〔原注〕永王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原注〕德平子竇師繪畫內庫瑞錦對雉鬪羊

翔鳳游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諸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鸞畫木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原注〕鬻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

降真五星等圖〔原注〕景元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與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

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

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自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尙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閣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錄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郕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宏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

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

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

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

原注越絕書亦載洪虛去吳事

殿前

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虜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山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原注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歛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映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原注已上隱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卷二十二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原注州古洲字。

然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概萬國而言之爾。原注禮記祭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亦是概言之海。至左傳齊

桓公言寡人處北海則直指齊地。而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

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

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原注史記日者傳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

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卽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

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絲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於莊子所

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爲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

而載諸史。原注史記大宛傳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

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蘇武郭吉

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

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

此類邪。錢氏曰北人稱海子猶南方之湖也。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原注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

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原注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言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

者東南一州也。原注河圖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邛州西南戎州正西兪州正中冀州西北桂州北方元

東爲揚州。隋書北郊之制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桂州營州成州陽州唐初房元齡與

禮官議以爲神州者國之所祀。餘八州則義不相及。遂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此荒誕之說

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壑分州。得

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原注今保定州。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

釜山。原注在懷來城北。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原注晉載記冀谷

顛頊之墟也。乃移居之。通典棘城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

也。原注按魏周諸書。惟云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爾朱氏無

聞宇文氏則云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舍拓跋而言爾朱宇文。誤也。遼史言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厥後昌意降居帝壑。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

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原注書肇十有二州。傳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高誘注淮南子云古

之幽都在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闕。而今猶未已也。原注蔡仲默書傳亦謂必荒落如後世。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原注孔安國馬融並云疏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益無

據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原注書流共工於幽州孟子作州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並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

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原注凡漢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城縣山然此但島夷之貢道爾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

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厯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

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

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原注

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今亦未有所考謂在禹貢山川以外又曰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者似

是臆說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並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

十二里俗名鄆城泊先儒知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恆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

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

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慎為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遂來賀況在有虞盛世其為營州之地無疑尙得謂非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哉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

禹治之更制九州與書肇十有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爲秦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爲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并爲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然則謂禹貢九州爲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原注周書爾雅各與禹貢不同周禮量人掌建

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原注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澤曰

獯養澤注云在長廣今山陽萊陽縣已無迹可考而青之舊時兗之河泆雜出於一條之中殆不可據

州有二名舜與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

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

戎。原注注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哀四年十蔣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原注

注謝西有九州二竝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

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原注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而易坎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爲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

秦者楚也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睢韓

日知錄集釋 七 六國獨燕無後

九十三

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閻氏曰按

惠王異母弟亦嘗相武王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蔑有子之之於王贈未知其親疏自昭王以降無一同

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

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亡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

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閹樂弒

魏削濟王而陳留篡于司馬宋皐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汪明經曰案燕弱且僻至易王始見於史所載國事多略公卿大夫亦罕見見者

為無道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則六國值秦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以秦之切齒於燕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且六國之立特彘傑以收人心豈必盡其本支乎

郡縣

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

之苗裔靡有子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

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

改事君夷于九縣原注注楚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

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遠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原注注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

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公

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

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

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原注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劉累遷于魯縣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為縣遂人五鄙為縣縣土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亦作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為寰寰有寰帥十寰為屬屬有大夫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為縣挂字後人轉用為州縣字其縣挂之縣又加心以別之也史記吳王發

九郡兵伐齊范蠡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

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原注哀公二年傳趙簡子

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周書作維箝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古時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別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城渾說楚

新城令魏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原注通封馮亭亦云

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已先為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

城皆為郡縣。而齊潛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制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楊氏曰：郡縣之置，不惟秦言秦者，事有所止，以歸獄也。姚

刑部曰：考周室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都，始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于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于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蠻地遠，使人守之為戍，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仲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雖為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為之也。況周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

梁氏曰：韓世家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韓置。而巴蜀漢中上郡，置於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置於昭襄王。三川太原，置於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考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河東，二太原，三上黨，四三川，五東郡，六潁川，七南陽，八南郡，九九江，十泗水，十一鉅鹿，十二齊郡，十

三郡邪十四會稽十五漢中二十六蜀郡十七巴郡十八隴西十九北地二十上郡二十一九原二十二雲
中二十三雁門二十四代郡二十五上谷二十六漁陽二十七北平二十八遼西二十九遼東三十黔
鄴三十一碭郡三十二薛郡三十三長沙郡三十四廣陽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則內史郡三十六郡之
中誠為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紀非秦郡劉敞辨之甚悉是尚缺三郡也而有以郡郡黔中郡其
人皆已辨之不得為秦郡也始皇紀集解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則內史郡三十六郡之
所缺尚有一郡以水經注補之水經卷十三廣陽郡唐初人所作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
數始備錢氏曰秦四郡未嘗實指為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父于各郡國下詳其
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即始皇所分之三十六
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即始皇所分之三十六
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使復開置又立諸侯王
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置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六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
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
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後稍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
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
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自裴駙誤解史記以
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郡黔中三郡當
之而秦遂有二十九郡晉志又增閩中一郡合為四十六郡後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郡黔中三郡當
能辨四郡之日遂牢不可破矣或曰太史公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
為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丞相三年是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予應之曰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三年是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予應之曰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
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持於是年也即以此紀證之始皇即位之初已並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
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即以此紀證之始皇即位之初已並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
郡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郡數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之若四十郡則漢人
無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可矣或以水德王數以六為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其地自乘之若四十郡則漢人
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以其地自乘之若四十郡則漢人
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與南海三郡皆置

子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于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猶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也。或又曰。漢志。鄣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為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故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又曰。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者也。稱秦郡者。一因其郡名而立為國者也。稱故秦某郡者。八。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秦始皇未滅二國

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為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原注〕

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九年。最後絕。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

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

〔原注〕如今是越未嘗亡也。〔閻氏曰〕按越世家。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世之土司。是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是不特未亡於秦。且從而亡秦矣。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原注〕

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後皆奪爵。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

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竝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原注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圖。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候表。新鄉侯修。原注莽傳。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候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原注後漢書卓茂傳云。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護封安衆侯。宣或卽寵之誤。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注引謝承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以表計之。雖正是五代孫。而以紹封者。爲名崇。殊爲外錯。當以前漢表爲正。又劉隆傳曰。隆傳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為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二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為蕭鄉侯莽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原注本傳云先降河北詔

封平陽侯十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鄼侯而厚於平陽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為將軍戰死原注見富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原注見後漢書本傳皆得紹封

原注按功臣侯復封者三人恩澤侯復封者四人高昌侯董永歸德侯襄平昌侯王獲三人功狀無考而周承休侯常白以周後而杜獻趙牧並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

武命功之典如此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竝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竝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

陵下曰琅琊錢氏曰地理志琅琊之高陵下注云侯國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

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翊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竝左馮翊縣好時侯耿弇槐里侯

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枸邑侯宋宏郿侯董卓竝右扶風縣而嵩傳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

丘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原注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

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原注

元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原注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

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于於都謂筭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

宰將墮三都謂鄙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

平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原注秦封商鞅十五邑秦

王請藺相如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張儀

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原注注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莊大令曰左傳邑

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于邑故一年卽成邑二年乃成都也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

後乃爲大邑之稱耳。原注縣土注距王城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

掌羣都縣鄙之治。原注注羣都諸采邑也。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並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

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為都。王莽下書言周

有東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原注莽改長安曰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

為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

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

之都。下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鼂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為都。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燒當

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為都。而食貨志言長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蕃宛成都

為五都。而長安不與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原注如張衡南都賦徐幹齊都賦劉都趙都賦庾闡揚都賦。若後世國

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稱矣。楊氏曰南都者南陽也。先世南頓君之廟在焉。而齊趙揚則故王都也。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門猶言東郭門也。原注程大昌以為自三輔黃

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閻氏曰按楚非國乎當增一句曰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統鄉。樗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是也。書縣里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聶政軹深井里人。淳于意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漢書。衛太子亡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里。閻氏曰當作書邑鄉而不言里。史記。陳丞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剪頻陽東鄉人是也。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

集古錄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于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卽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鄉高相里。

都鄉侯

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具瑗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原注王文作東武陽侯。詔貶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原注單超傳。但言鄉侯。今從本傳。延熹八年。貶爲關內侯。原注本傳作關中侯。今從單超傳。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原注關內侯無食邑。如淳以爲但爵其身。見史記高后紀注。吳志。孫贛封都亭侯。子鄰嗣。進封都鄉侯。是都鄉侯在都亭侯之上。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

不言者史略之也。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原注皇后紀都亭侯注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宋書百官志縣侯第三品鄉侯第

四品亭侯第五品關內侯第六品而無都鄉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為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襄成君。其薨也諡曰烈君。原

孔光傳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為都改里為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沈氏曰郭忠恕佩觿上篇順非節有已如謝少連作歙志乃曰鬻晉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原注趙宦光亦曰都其說鑿矣。趙氏曰此矣。變傳變為江陰尉常平使屬當賑災變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則鄉都鬻之制起于南宋也。顧氏蓋亦失考。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

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原注任安先爲求盜是也時有亭

子劉卞爲縣小吏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錢氏曰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必有城池如今之

村堡原注今福建廣東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

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

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原注滅宣怒其吏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

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

亭則如今之關廂閻氏曰按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是又有鄉亭司馬相如往臨邛

舍都亭原注史記索隱曰郭下之亭也漢書注師古曰嚴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竝斬王林卿奴頭

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續於都亭賦民餽

粥酒泉龐娥刺殺讐人於都亭吳志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後漢書

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十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十屯都亭王喬爲葉

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

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原注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注旗亭市門樓也立旗於其上故取名焉後代則俱有郵亭驛

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原注晉書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符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

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尙有亭名錢氏曰王羲之會稽之蘭亭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

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原注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曰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

爲不然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一亭字

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

二萬五千家原注史記孔子世家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

五百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稟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

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

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結會。亦爲之社。萬曆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啟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而口盟曰社盟。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甯然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竝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武周公葬于畢。

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原注續漢志鎬

在上林苑東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

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同梁氏曰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鄠文武周

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南山詩前尋徑杜豎苑蔽畢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及漢諸陵在焉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汝成

案其說更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

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原注雍錄曰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而今乃祭於渭北

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原注地道記已明言與畢陌別矣按史記秦

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

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

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

悼武王之墓不亦誣乎原注雍錄言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遂兩一云在萬年縣西

兩至云後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尤謬魏書言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

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雒陽乃自表灑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

都也灑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

都也灑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

都也灑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

都也灑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

王爲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爲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
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三十里之陵。卽永陵也。原注后妃傳文帝
悼皇后郁久闍氏
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上有宋碑。乃謬指爲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
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輟轅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
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爾頒行。不遑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原注宋遊師雄紹聖元年普寧
寺題名亦指此爲西魏文帝陵
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
矣。

又考冊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
在雒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
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
酆。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酆。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竝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
渭南。又漢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壘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卽元和間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
詔。言祠不言墓。非一地也。

堯家靈臺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爲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爲二人。原注宋史黃伯思病淳化閣
帖垂譌鹽雜作刊誤二卷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原注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鬻魚筍不敢採捕。廟前竝列數碑。栝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灑埽。從之。原注成陽在漢爲濟陰屬縣。北齊廢。隋復置爲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原注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爲水所沒。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原注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鄆城縣言城西堯冢

上有佛寺。請徒之不報。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蠻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

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於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遊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九十年帝遊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家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遊之事哉。囚堯偃朱之說。竝出於竹書。而鄆城之跡亦復相近。原注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此皆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謂啓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言湯使人說務光自投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南。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

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涉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子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子公。

祠。漢紀變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舊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翕爲越巂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曾越巂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沈氏曰。水經注。陰縣東有縣令濟南劉濂。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校立碑。載

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勅國人爲紹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

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袞之權。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詔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

原注。璟嘗爲廣州都督。

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

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卽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晉公之勳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祠之難得。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原注。一統志亦有張仲武列於仲素之後。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賜旌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

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楊氏曰。想祀仲武而誤作素。非公素。仲武有邊功。李文饒以此作碑。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原注。今本長慶集誤作績之。卽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原注。張濬

傳。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

王亘

肇慶府志。宋王亘。淳熙中爲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亘。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原注。宋史王亘傳。起家大理評事。知平江縣。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日知錄集釋

卷二十三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媯虞姓。出顓頊。封於陳。姁夏姓。出顓頊。封於杞。郟越。原注傳云沈媯

時無考子般姓。出高辛。封於宋。原注小戎亦子姓姬周姓。出黃帝。封於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

郟。邾。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巴。諸。國。原注驪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

與。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郟。江。黃。葛。麋。嬴。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姓。原注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

姓。南。燕。姁。姓。也。自。黃。帝。原注密須亦姁姓國語又有西滕箴荀僖儂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芊。姓。邾。郟。曹。姓。郟。

偃。陽。媯。姓。鬻。夷。董。姓。也。自。祝。融。原注國語又有彭禿鬻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原注又有姜戎蓼。六。舒。舒。

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原注國語以莒為曹姓越為莘

此。與。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寧。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媯。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

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芊。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原注或曰蕨姓出于祝融

郟葛穀皆蕨姓伯益賜姓蕨秦趙徐乃其後凡注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原注〕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氏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原注〕按此論亦多不然。詳見第一卷。卿不書族。〔汝成案〕在第四卷。其子孫為若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原注〕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族者。祇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為姓也。

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夏姓公孫氏。〔原注〕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為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

稱姓之一證。〔沈氏曰〕天傳庶姓。別于上。疏以庶姓言之。然則漢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之。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

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卽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鸛聲姬之於齊是也。旣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

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錢氏曰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衆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殷。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祖起於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考。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妻敬。賜姓劉氏。娥姁為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為姓。遂為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

氏族相傳之訛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原注本李延諱。北史序傳。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

王莽自云舜後。原注漢書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

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莽敗。其族尚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驪。費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訖。王翦。王綰。王戊。原注：過秦論有王。未。知何國人。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原注：野客叢書：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漢呂向注：秦有王翦。王離。漢有五侯。按王粲系畢公高之後。畢萬封于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翦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詠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庚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竇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卽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原注：唐書宰相世系表。此與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

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后緡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余嘗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

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管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原注宋書符瑞志載博士蘇林董巴言。但秋世家。魏志。蔣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况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

字也。其後爲司馬氏。原注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

氏。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注。程滑。晉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注。鄭亦荀

氏宗。此則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原注路史以荀爲文王

其族出于司馬。而又曰。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則程又與趙同祖。朱子曰。子華子近世僞書。今或引其說。以證姓氏之所從出。則誣其祖矣。又按莊子及呂氏春秋。子華子。韓昭釐侯時人。非孔子所見之程子。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媯。麇。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原注汝南去汾州甚遠。春秋

之時。列于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媯。麇。黃。四國

皆在汾水之上。爲晉所滅。原注左氏昭公元年傳。曰。今晉主汾而滅之矣。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竝

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

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

即其地也。此爲得之。原注又按魯有沈猶氏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曾子弟子沈猶行是以地爲姓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

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原注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

楊氏。漢書揚原注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原注左傳因氏焉。楊在河汾之

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逼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尙父。封

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原注左傳正義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羊舌

四族。叔向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孫氏曰按漢書雄本傳據其自序。出于晉之楊侯。而廣韻楊

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無从才之楊姓矣。或譏修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彙其譜牒者。蓋失于不考。杜子美壯遊詩。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楊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

以子雲之姓。从木矣。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誤。

按楊城卽今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原注襄十九年而子雲反離騷。亦云

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

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

皆不可知。原注胡三省曰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

陽臼魯之陽虎。原注晉子弟子有陽虎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為平陽羊為羊舌而竝

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

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原注唐書世系表封於段為干木大夫謬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

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

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為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楊氏曰宰相世系表成于呂夏卿蓋據當

時譜牒為言然甚多紕繆如以陳餘為嬰之子尤非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

父。原注清河王慶諱改為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原注見鑄本傳然史即疑之按

古但有以王父字為氏無以名為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為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聲不相近若齊

之慶氏居吳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弑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原注水經

注有賀寧越人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寧苟欲求越國之故何不取之於賀寧而必取之於鏡湖又改鏡而為慶邪

刀氏〔原注〕復古編云作刁非姓譜以為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

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錢氏曰〕荀子蠶母刀父。朱子云：刀父未詳竊疑即齊豎刀。刀有貂音。後別作刁。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為周司

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為衛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文庶之理。此乃衛之司寇。左傳哀二十五年有

司寇亥。即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顏孟三氏

今之顏氏皆云竟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

此六人與讎由皆無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齊有孔廸。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

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且夫子出於宋為子姓。而鄭姬姓。陳媯姓。衛媯姓。〔原注〕哀十一年孔媯可合而為一乎。〔原注〕史記貨殖

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平準書孔僅南陽大冶。

顏魯公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郈。為

小邾子。遂以顏為氏。多仕魯為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鬻聲姬。注曰：顏鬻

皆姬母姓。〔原注〕皆云母氏則顏之為姬姓為魯族審矣。〔原注〕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為族。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圈稱

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犁比公豈必為犁彌之祖乎。〔原注〕公羊傳謂邾婁顏淫

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周天子誅顏。而反孝公子魯。非隱公所盟之儀父。不知何取於若人。而以之為祖。〔桂氏曰〕孔廟韓敕修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在尼山。漢為昌平亭。今猶稱其地為魯。顏魯顏者

別於邾顏也。漢書人表有邾顏，卽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郟。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邾，肥于郟爲附庸，未爵命。故莊五年書：邾來朝，邾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尊馬室，王始命爲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汝成案：顏氏家廟碑夷下衍甫字。

春秋時以孟爲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原注〕古時孟姓亦或與芒通。史記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索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隱引譙周云孟卯也。淮南子孟卯注引戰國策曰芒卯也。方盛欲以僞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眞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然則今之以孔姓而濫通譜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楊氏曰〕以詩有仲山甫，祖齊之言而云然。

以國爲氏

古人之氏或以謚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爲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鄴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允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原注秦董父非秦國之秦狄麴彌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媯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爲一帙原注略舉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雜改姓第七無徵第八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趙氏曰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

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石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湛又撰百家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興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宋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劉湛又撰百家譜而弼所撰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梁武因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之南朝譜學之源流也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楊氏曰勒以石為姓本無所授以樸為宗室蓋以其舊族而附之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劄四人竝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宏正傳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原注建康之斷隸也為梁制局監降侯景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為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玄伯傳崔寬自隴右

通欵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召見銓。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章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尙書章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親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章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諳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錢氏曰。此亦迂闊之論。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始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謂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楊氏曰。此說近迂。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

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原注〕豆冊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弊。傳者受者。竝當極法。今則因無蔭叙。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遍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以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

弟優。則杜與劉爲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原注〕容齋三筆引孫愐唐韻曰。韓滅子弟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言戍甫。三章言戍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旣重章以

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原注〕史記

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駢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

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遊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李善注。引韓非子所載趙董闕于事。而云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又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曾聆。李善注。秦穆公趙簡子。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曰二嬴也。崧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澂送何友道遊萍鄉序云。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旣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

二字姓改一字

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

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衛之良夫。楚之叔敖。竝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母丘母將之類。則去而爲母。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原注唐玄宗御注孝經碑末有司徒巨源李崑娑婆樹碑末有司徒元簡宋開寶商中宗廟碑翰林待詔司徒儼書宋史趙逢傳有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則去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拔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先之矣。原注肅宗上元二年

詔氏姓與俗諱及隱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望所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混爲漢姓今完顏氏皆去完而爲顏惟曲阜不敢冒充國之姓特稱完氏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朮如僞。尙未之錄。原注廣韻備字下注云齊大夫名今訪之朮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朮虎高琪之後朮虎漢姓曰董今則但爲朮姓

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譌姓之時。尙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竝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

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更之爲胡姓

原注元時有此俗

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

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昏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

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爲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

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

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原注北音讀霍如火

蓋亦倣漢武賜日磾姓名

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

之後無別矣况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

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

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

勘合給賜姓氏

原注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降賜姓名李觀又宣宗實錄丑閏洪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

從之三年七月

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旃裘之種

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

不妨如拓跋宇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允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覺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歷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原注中宗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

〔原注〕外戚傳上憐許太子
蚤失母蓋霍后時人稱之

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原注〕夏侯嬰傳曾孫頌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史記灌夫傳父

張孟爲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注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

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此冒主姓之始〔原注〕新唐書元載父景昇爲曹王明妃元氏掌田租請于妃冒爲元氏

先生答毛錦銜書曰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

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鄆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

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數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

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
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沈氏曰〕
香祖筆

記云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也。皆舉第二字言之。是古人國名亦有止稱一字者矣。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原注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應之弟。朱叔父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爲貶也。原注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注何忌

不言何。關文。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馬泚督誅云。齊萬哮闕。震驚台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耶。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楊氏曰。征或王字之訛。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賈。原注音鬻。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原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嬰不及。管仲。嬰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周勃。魏

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序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柴高。穎穎考叔也。夏侯湛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清擬夷叔。卻正釋譏。褊夷叔之高。懟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雒。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曰。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巢。是隱太子巢刺王。一諡一爵。

古人諡止稱一字

古人諡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原注】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注。謂晉君。獻之。廬陵胡氏曰。或趙武諡。獻文爾。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鄴絳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原注】汾陰

侯昌隆。慮侯寵。魏其侯定。鄒成侯縹。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顏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別有一人名絳灌者。非。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藁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原注〕博陽侯漢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繇棘蒲侯武河陽侯涓高胡侯夫乞復陽侯胥藥侯錯猗氏侯邈龍侯署紀信侯倉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原注〕宋子曰。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尙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

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竝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

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原注〕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辟名。〔錢氏曰〕唐人避上諱，如章懷太子注後位後改名昂，故石經不避涵字。亭林失記文宗改，初無卒哭乃諱之例也。文章懷太子注後名一節，乃有卒哭而諱之說，疑誤後學，不可不正。故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宏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常用。〔楊氏曰〕韓公是說漢人不

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歷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觸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原注〕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原注〕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

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汝成案〕公羊注言于齊者，盈諱文，此誤衍孫字。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

宋史：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謝肇淞曰：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楊氏曰〕匡字不諱者，不偏諱之義，然宋人皆諱匡爲

康錢氏曰此說未確在杭蓋未見宋板朱文公書也寧宗時亦未嘗祧真廟

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原注觀漢宣帝之詔知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當時已避天子之名不諱錢氏曰明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嘗常熟作嘗熟汲古閣十三經於由字皆作由則上一字亦有迴避者

皇太子名不諱

冊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尙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爲廣陵王順宗卽位將冊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原注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甯中議除此制掣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於稱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歷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尙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尙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

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考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煊。以避皇太子名。改

名世壽。而光宗錢氏曰名常洛爲太子。河南府錢氏曰洛陽縣以商州屬縣錢氏曰洛南縣竝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

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竝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旣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原注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連者。竝不諱。至元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

勤已去世字單稱勤矣。又按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多有改世為代，改民為人者。此唐人偏諱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駁文者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詢于葛藟之類。閻氏曰：按吾邑晉祠有唐太宗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勤，已去世字，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此段可補史傳之闕。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為諡。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滸，勢秉機，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為蜃，曰野雞始雛，則諱雉，以與

治同音也。王氏曰：嫌名之諱，蓋始于隋。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為內。李林甫序曰：璿樞王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

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

秉，以與炳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彘，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

仁愿，元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元，箕州改名儀州。原注：即遼州。德宗諱适，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

鬪訟律改爲鬪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旣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南詔曾龍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卽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曾得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開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常諱也。雷氏曰。後代諛諛古禮盡廢。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

政者諱矣。

冊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準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諛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譏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維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卽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使成訛弊。趙充國爲將。不

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敕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末之閒。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

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韓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胤。七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音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故爲姤。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板書真字完字多是缺筆真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雍錄以真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豈不聞顏氏家訓所示。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

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原注〕杜氏通典釋法明遊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焉四字當是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錢氏曰〕孟蜀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

巖尊其父謙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譚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

咸平六年孫冲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原注〕予至西安見宋

篆書目錄偏旁字源序立於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跳行益歎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

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原注〕

應劭作風俗通有諱舊君之議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刺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存其

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原注〕如宋德隆盛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歷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

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

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

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

金滕周公之祝辭曰。惟爾玄孫某。左傳。荀偃濟河而禱。稱曾臣彪名君也。原注。淮南子曰。祝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麋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原注。子貢曰。仲尼日月也。魏鶴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

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鏐。還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名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自稱字

漢書注。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楊氏曰。鼎是小字。隱居并非字。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叔敬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搏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濱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楊氏曰】徐孝穆答周處士書。不著名字。但曰徐君白。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原注】張良字。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原注】竇嬰字。寧

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撝爲吏部尙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麪。撝在坐。帝頻呼姓名。撝竟不答。食麪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尙書。撝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原注】文選。范雲表稱。乃祖元平。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范元平。魏書。江式表稱。臣亡祖文威。式祖強。字文威。

又南朝人如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卽以字行。不復更名。【原注】宋禧。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以字行。通鑑。大同二年。時人多以字行。舊史皆因之。周章。叔裕。字孝寬。以字行。魏書多稱楊遵彥。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答豫章王啓。自稱祖澹。王貞答齊王暕啓。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竝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錢氏曰】文宗名昂。而裴不知故

之。【柳目】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原注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為仲孫忌魏曼

本無稽後人信之者惟王莽耳汝成案曲禮二名不偏諱則古人何嘗有二名之禁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名為居是為

二名惠氏曰左氏義是也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原注百虎通古人之名或兼

常者也是用左氏說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

書弑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設一名緡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銘

自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

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

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原注孟嘗君傳田甲切潛王當是其名

任安傳某子甲何為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

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宣德皇后

令今遣某位某甲等

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賁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
意譏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
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原注世說云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晉人文字每多祖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

乙之問云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議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
爲戊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而關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

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

先秦以上卽有以甲乙爲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
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
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諛也原注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欽祚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原注唐書魏蕃傳鏡新磨原注五代史伶

官羅衣輕俗官傳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

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原注〕小牢饋食禮同。亦此類也。〔原注〕史記太史公自

吳。漢乃劉仲之子。稱爲厥漢。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原注〕蘇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泉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原文〕舉陶庭堅。亦一人兩稱。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亂隱居。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譏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孫氏曰嚴九能云左傳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榮如簡

如。此兄弟排行之始。錢廣伯云蔡中郎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哀子懿達仁達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原注陳球傳二子瑀璩。瑀弟瑒。若取偏旁。

又不當與父同也。閻氏曰按晉書玠乃璩之孫非弟也。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

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儒字僧儒。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楊氏曰。楊燕奇字燕奇。昌黎公亦云。又曰。精承嗣子濟。忸之子。宦達數世。豈可云起家軍伍。未曾立字乎。古有兩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顏之推字介。豈可謂非字乎。汝成案。兩名而一字者。如仲尼弟子顏之僕字。叔任不齊字。選固不自漢人始矣。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錢氏曰。梁鴻以避禍更姓名。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觀。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穎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皙勸農賦。塲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原注。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李善注。謚者號也。號而曰謚。猶之名而曰諱者矣。沈氏曰。香祖筆記亦云。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

生稱諡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原注公羊傳注。今按傳記中。此例尙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隨入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潛王遣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原注趙文。子名武。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居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錢氏曰。史記不如左氏傳處。此亦其一。又曰。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諡。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諡之矣。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

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竝是生時不合稱諡。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孔子歿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卽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錢氏曰此是後人勝于古人處梁氏曰更家紀事生稱諡

者實始于左氏傳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是也經典明文尙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尙多不可枚舉耳楊氏曰闕止字子我與宰予字同陳恆闕止相憎乃使先儒受誣甚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絳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芻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旣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卷二十四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闕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郟子來朝曰：我高祖少暉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原注文武成康僅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原注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即禮記王制尙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幸並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甯。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武劍。作鎮金

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是以元宗爲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

也。原注唐元稹行斐度制曰。佑我憲考。爲唐神宗。呂氏讚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稱太祖太宗爲藝祖神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劬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冲帝

幼主謂之冲帝。水經注。漢冲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整屋芒竹。以孺子嬰爲冲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伯兮。叔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卽爲族。族非疎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湛傳。宗人夏侯湛爲

衡陽內史辭曰。竄侍御座。高祖謂竄曰。夏侯溢於卿疏近。暨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當時雖為敏對。於理未通。知溢於竄已疏。乃曰。卿僮人。好不辨族。從。竄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為討之諸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

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

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

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詩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剡傳。

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為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

云。然則唐時以哥為君父之稱矣。趙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甯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真公主過

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為七哥。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進為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荆公謂勞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三哥謂第三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

以哥為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狃于吳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玄宗與寧

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

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文帝行非第一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

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

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會于澶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叩自恤言予又言叩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

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原注今監

本脫而字。言爾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

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為公

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

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為后稷也。為韓媧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為韓媧也。皆因其異

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薨而稱謚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甯。安即甯

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

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夏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

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原注〕以太姒爲后。妃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原注〕如秦姬大衆。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爲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疏。凡象稱

先王者。唯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

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

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允征之篇。亦稱允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允征。允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

后氏。原注唐沈既濟議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罔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紉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丞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

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楊氏曰等之非也蓋云誘侯諸王也不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閻氏曰按丞相御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慮亦稱君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

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番似謂成王與子玉。至家子西曰。三君皆強將死。並二臣通謂之君。

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愍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

之命是也。〔原注〕猶鄭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

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

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閻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

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俱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泰伯之在荆蠻。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

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

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

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閻氏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

主孟昭我卿大夫之妻亦稱主也戰國策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

言稱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

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立德帝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為安樂公自可即以本封為號陳

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七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

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為不常况改漢為蜀亦出壽筆原注黃

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當時

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為漢則言不順故謂為蜀也當時

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

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為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

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禪為後主姚燧深以為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為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

之理是後人所改

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昭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召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閣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潛王齊人謂齊潛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巧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閣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于阇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閣下

趙璘因語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

受其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卽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

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

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原注禮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沈氏曰案內則

正義天子之閣于夾室左右各五。蓋古人置此以度飲食之所。卽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

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

注重坐閣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因設館於其旁。

卽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以東向爲尊避當庭門而引

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

引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

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朱博傳。

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以宣政為前殿。紫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謂之入閣。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閣右曰西上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閣原注閨即門也故金詩既通金閨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閣師古曰閨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原注後漢書曹大

閣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閨閣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原注後漢書曹大

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

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閣。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閣主簿省錄衆事鄧碗傳太宗定亂進子助車騎今代

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

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

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尙書。卽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秘書丞。嘗以公

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抄沈氏曰移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

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原注魏張閣字子臺唐書職官志光宅

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原注季肇國史補宰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杜子

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爲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

爲閣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此入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

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為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為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子產為鄭國相。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為相。梁氏曰。羣欲求為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魯君。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

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為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
儻相之相。為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

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
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
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注。魯
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為司寇。亦小司寇也。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
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
武仲。皆以世卿為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
寇。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寇。良是。又曰。謾非始史公。晏子春秋
外篇。孔子聖相。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遂有孔子為相國之說。而經史間
答。六力辨孔子以卿當國。余未敢以為然。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為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
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
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
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
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周馬

穰苴傳。景公以爲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爲官名矣。汝成案。衛將軍衛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魏公。相公之稱。自曹孟德始。前此未有也。若封王。則稱相王。原注。司馬文王進爵爲王。荀顛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二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龔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尙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虞業維縱。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枸爲縣也。

捷業如鋸齒。或白晝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略。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卽此二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訥練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雅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遶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瑄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

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原注〕參取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

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爲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

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

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異今獨謂御史爲言

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

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今之人

不以爲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以盡職爲出位孰肯爲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原注〕職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

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

穎劉烜貞元末奕基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

竝待詔翰林〔原注〕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

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充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

官翰林待詔伎術官並總監諸色職掌內充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

矣趙璘因語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

別日〔原注〕雅錄曰漢吾已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當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謔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廩贖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塲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為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為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為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為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為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啟末，以至於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之添注京堂。又將千人，册府元龜：李蟠章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

玄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今則劄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當繇定制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廡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載傳：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濤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清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熊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

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楊億傳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勅。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虞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爲要職。〔楊氏曰〕看儒書云云卽溫語非時人語也豈邪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鑿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後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居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傳國語所稱門子並與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原注〕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西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于。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樓羅。鶴林玉露。樓羅俗言猾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曾

書閣續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皂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

麻鞋見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

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

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謂王鉷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尙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竝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厮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玄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鄧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

授之門生乎

汝成案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贊執上官論巧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稱賄諂顯行名曰親厚纂述微聞詔云津逮曠廢職業恣為耀譎浮薄之風莫斯陋矣至於鄉里小兒略

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組綬下吏密通款出偶值勢衰轉讓彼其援邴原以自解幸景恒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

慎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

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

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顛傳坐門生斫傷免官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

狼狽奔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王清與募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

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

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

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執門生陳三兒牒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

稱主人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並稱以宗人碩頭寄尚書張茂度

差不得雜以人士其穴賤可知矣錢氏曰琛以宗人碩頭寄尚書張茂度梁傅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

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如僚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家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

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

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尙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氏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闞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臣嚴仲子亦稱臣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

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

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侯罪狀。史漢表皆同。

中間有脫文。必不因稱臣棄市也。况淮南王爲平棘侯薛攬。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皆在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

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

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太尉對王丞相曰。公

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

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

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

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故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為先臣則亦可稱母為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為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是稱其臣為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

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為母也

人臣稱人君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

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鄆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可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三國志孫皓傳注邵疇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琨爲并州刺史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

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詔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肇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

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

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

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自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

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原注〕通典。有羣官鹵簿。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追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卽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譔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主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爲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誅云。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祖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尙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緇碑文。遘疾彌留。歎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慕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

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

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

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

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法志。禁令篇云。諸民間祖

宗神主稱皇字者禁之。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文案續漢書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石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義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即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為地官者或謂黎即吳回大謬回乃顓頊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即命其曾孫之理蓋高陽以前惟凶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于鄒屠使為縉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襲蚩尤之名為黎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為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識者皆襲其職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重即重氏黎即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為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其兼其二職言之是也義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此重黎即謂吳回也義和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重黎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即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揆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統于歷正故堯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各有分

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義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卽義和重黎之證。夏后中康之世。義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同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義。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敘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敘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義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義近和之說。謂重卽義黎卽和。亦由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成子巫氏史記股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咸任職咸當爲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父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竝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籒人九籒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元注此九巫皆當讀爲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

巫咸詔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

安國尙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辭亦以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

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

之類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

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

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

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爲鄭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

上下也原注採藥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

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湘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

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侯微原注上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馮夷。北海經中。原注。一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

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

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慮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竝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本禮五獄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自上公妻曰女嬃女嬃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

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

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嫦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

神青霄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書。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

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為神。靈山啟母。天問之雜

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啟母之妹。原注。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

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諱之詩。

原注。見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

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濱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媪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媪神。蕃釐張

晏曰。媪者老母之稱。坤為母。故稱媪。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

原注。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厯中判官李諱。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

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澌。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葬鹵。吾聞

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

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聳。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

綿。

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閩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厯十才子。爭遣李譔鑿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塩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塩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譏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山泰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塩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塩。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

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

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時宣王尙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

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共伯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叢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共伯

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

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隊。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關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

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

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

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卽今衛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

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謚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

箠。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

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

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注】容齋三筆。以爲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始自劉向新序。非也。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

問亦辨以爲誣

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

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櫨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

疾。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

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

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

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

三月壽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

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可短。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

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

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原注予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

矣。且風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為誰潮邪。予觀左氏史遷之

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原注古

月上祀祓禩。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

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

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

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菱

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

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鏡。亦復青而不熱。傳記

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

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已哉。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

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途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暹年九十餘。以火

南小傳不云乎。遠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梁氏曰。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于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言崩遇于莒郊。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旣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旣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魏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

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鳴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以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誌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名。原注風俗通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考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

嚴姓本當作莊。今考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莊烏、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躄、莊芷。原注淮南

王安而獨有嚴君疾。原注穆里子傳秦封穆里子號為嚴君正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原注胡

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

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

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叙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

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路

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愨奇下言嚴助。史駁文。原注嚴助傳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

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

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

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曰。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破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其義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梁書何允二兄。求點竝棲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服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度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鬻寬。竝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與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竝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傳但言獲杞梁不言獲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譏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

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

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豷。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傳記不考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

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引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尙未爲楚有。【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爲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卷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量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末云近代鄭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末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一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

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如劉屈氂爲澎侯。而稱彭城侯。王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章元成嗣父爲侯也。而曰四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八月任千秋別將並進。乃此移奉世擊羌之月爲千秋。反遺卻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胸下。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於世表作太公尙。於世家作呂尙。以望爲號。未免乖戾。又曰。太公組緡。安得豫知呂尙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或以呂尙爲太師三公。故歎。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樂間書。恐卽樂毅事。梁氏曰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並混爲一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

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對

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

屈原傳。雖放流。躋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

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

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

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

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竝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原注史記田叔

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考之文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考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

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稱證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並改年表也當云今王襄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

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

可互見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

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

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

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原注後周書蠕蠕並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皆鱗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灑疆新汲西華

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竝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山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

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縑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遂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

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衆。周能以法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即衛

皇后桑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譌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

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

中伍被與王荅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叙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爾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粲而不殊當作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羸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做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足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

子被劫而云有錢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囊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黷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

於八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張儉爲八俊劉表爲八顧蓋此但指日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號爲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縑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

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予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霽霽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瀨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畔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與紀傳相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陳二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覽博物者不能為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為完史有志而不淹貫不得為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竊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汝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考。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論合二條爲一。末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自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

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原注〕

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尙書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

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尙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尙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章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昞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

北征北史李弼傳。諡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竝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卽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墓亦可稱爲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考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平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楊氏曰以宏為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管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僑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敕甯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穆等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廢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傳中稱廟號魏稱廢傳未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削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漢書稱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邱山。何點傳。則為獸邱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漂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為漂也。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

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漂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尙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為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

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神儻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午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床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琛至著屐登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同南史蕭猷原注本傳作淵猷傳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

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旣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册府元龜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繒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朝代遷流。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虛銜。亭林誤。初爲一事。蓋未考五代會要也。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元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楊民曰歐公禮志故也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常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鯖錄曰方等者即周徧義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迴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章舉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大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

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原註】馬燧楊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錢氏曰。百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也。【趙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收傳並云長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督。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督。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督。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鄂不韓韓。不蒙當卽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督。【楊氏】曰。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郟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郟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

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文之繁省皆有所不常。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鏐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有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繆已有之。

舊唐書鄭瓘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瓘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瓘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瓘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譟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孔吳氏糾纏所已及者不更論。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奔辟佛疏。及柳玘家訓。多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特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尙未有此州。尤

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原注陳康伯王大寶傳惟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

史不爲韓通立傳楊氏曰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

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狀與其風景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

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

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爲勝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

可得乎。似爲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原注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未及百官

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

錢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僭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卽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原注白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

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多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青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已紕繆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使記作于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勳蹟洵奇偉矣文宗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罔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為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蹟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壘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

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錯。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陸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

年尚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

後仍為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且改州為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為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於唐本流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

隨一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為軍也。棗陽本隨州。蜀縣。南宋升為棗陽軍。則與隨州各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為崇信軍。又為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為虛銜。一為實土。而混而一之。

既已不分。皂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為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舛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為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金復為河

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又曰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

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為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唐改為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初團練為州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甯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宋升團練

之濟甯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為鄆州。此鉅野縣耳。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有國

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為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為濟州。又為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

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即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

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於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為一。周瀕濟水。立濟

州。二句當書於濟甯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

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初為濟北郡。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

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為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鄆州倚郭。為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

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鄆州為敦州。改鄆縣為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為鄆。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維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爲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於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傳皆追稱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爲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

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爲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潛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閭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

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爲潛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
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錢氏曰寶應王懋竑謂孟子書所言齊王皆
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爲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
不當仕潛王時添入宣王謚而尙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
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潛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
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
潛王者則以潛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而得王在位二十
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潛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
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年餘城是齊破燕不
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爲燕所破者潛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不久
即毀得王嗣位二十九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正與燕昭武斷總由未營留意燕昭即位則國策之文原與孟
子相合而顧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年更屬武斷總由未營留意燕昭即位則國策之文原與孟
怨之語耳雷氏曰此周赧王元月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五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田悼子立
宣公五十二年田侯刻立之十年田午弒刻自立是爲恒公恒公十八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
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子馬陵時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爲元年後元之十五年
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爲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
之元年也國策燕王噲既立一篇亦三稱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
曰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魏史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致反誤戰國策雖短長書
詞多踏駁然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既立一篇亦經之佳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魏增哀王一代
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猶可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潛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齊人
伐燕事不知沂衷孟子而年表謂在得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
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傳而晉書束皙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寰宇記誣之于後于是紀年一書儒者不
悉心考究而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和嶠之言記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終
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

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似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得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亂國朝閻百詩四書釋地又將子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四十五年鶴短鳧長說之不同如此蓋自史遷移齊年于前溫公移齊年于後迄今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斷即巧作調人未有定論予弱齡讀孟子即疑此事卒酉後考訂紀年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蓋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

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河清縣

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

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

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原注疑當作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

昊以澆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

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

粗不雜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間有七病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

二年為秦始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

號為高皇帝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造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

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

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

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

頓遺高后嬖書樊噲願將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前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

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
 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所謂復如晉安帝
 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
 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盤事露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
 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
 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于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
 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客養士之事兩按史記趙武靈王則惠文子時亦不過十二
 弟勝為平原君通鑑於此即鑑于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而按史記趙武靈王則惠文子時亦不過十二
 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
 三歲而已矣高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
 續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良從帝
 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者甚多乃細核其中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日月
 稍有不合并非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日月
 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
 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禋宴于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釋以上
 甲侯韶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釋三月既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為
 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為
 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
 秋攻枹罕涼州將張儉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
 據向左右南孝武大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帥眾三萬軍于洪池張璠常據據掌據若
 為三人今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于永
 和中已從載記于太和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
 岐而為三璠也據也名且析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
 方虎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
 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
 年慕容皝始六年書幼穉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皝始六年
 明帝容皝始六年書幼穉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皝始六年

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搆。使沮渠蒙遜而通鑑守。秦遣使。者梁搆。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禪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諱守。爲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爲注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外貢賦。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旣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握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兵東討。此詞臣。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削。是因。乘筆者之微疵。遂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壑而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冲與榮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持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卽位。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捋鬚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捋鬚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伯因言捋鬚事爲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矣。唐人皮日休。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成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襲美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蹴楊墨。踐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旣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亦爲詔云。然耳。夫日休旣能以聖道自任。于古人中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况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

通鑑不載文人

日知錄集釋

八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一百二十五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原注〕册府元龜

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興亡大計。通鑑屬之昭雖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日知錄集釋

卷二十七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澆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

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壤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名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駁難。小顏云。詆詞言辭。拈括。撫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非復粉澤之光潤。顧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祀。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姜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迺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

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咳。原注疏。咳當作吧。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硃。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繁。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蹇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月。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

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諡也。父非諡。諡字衍文。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尙。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

原注。宋自夾際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做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寤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寤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按

家語本姓篇曰：宋潛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

字子孔。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甫是亦以孔甫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

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

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爲名，十

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沈學博

書孔融傳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畿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釐。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戴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則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姚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屬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爲七

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學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尙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鉅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邊，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志氏棟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汝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曰夷，似大司馬卽子魚。盧洵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

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

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錢氏曰凡蔀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為蔀首故言魯推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

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

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鸛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偃己非也畏穆嬴之偃也以君夫人之尊

故汝成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注為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

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楊氏曰觀亦字則杜解為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沈學博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

荀罃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泥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救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

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

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汝成案：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爲公，不可罪矣。對臣計在肥已而顧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

求使孟叔不與，有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穆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十

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爲羨卒，唯田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後世三萬戶以上，便爲大郡，以百里七十

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卽此塹防。

門據太山記，山西北有長城，延袤至海，當是靈公所憑，以禦晉者，訖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

【汝成案】守臣當依杜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子天子命卿。而欒桓子又未嘗得罪於諸侯。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

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

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民食于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蚩之父獻公非。

〔汝成案〕句
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子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斗。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爲。元。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歷。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卽防字。古卩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昉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汝成案明邵寶誤左鍾一卷陸榮誤左傳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傳遜誤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蒨。猗棍從風。字作蒨。原注宋玉九辯蒨樛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張衡西京賦鬱蒼蒨樛爽樛樛即此異文。而上文旣建而逆。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注弓人居幹之道。當栗不逆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楛直也。古人以覺爲楛。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楛德行。注未引。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旣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靡裘。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常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敍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卷同尤良用乏驥驟，李善引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汝成案：郵傳是正義，以爲過失之尤是通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墮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

禮。豫則鈞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齷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注以丁為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埶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學博曰案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楸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遷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為確。各處或誤作今年。潛邱劄記論之云。

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護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槁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注：今大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輶輳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蟻蝨。言蝨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書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為二。原注：孟子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嘽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為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惘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

道盡嘽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又曰不自嘽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嘽。又曰膳啗之嘽於口。竝是嘽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嘽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嘽字而誤從人。梁氏曰嘽卽儻漢書作慳志義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

故日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讓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卽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尙未有

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諱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於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

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

傳。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湖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

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閩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攷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湖陵。風胡子。

吳越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

領象人之顏。顏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敞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

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据。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

伯之伯而繫諡者。原注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姚刑部曰天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諡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諡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沈明經曰子嬰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諡。誠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皙也。卽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皙之皙。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

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低。除饑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俳。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

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

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

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

非左氏太史公之指。孫贖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搃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

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蒲人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

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蒲人於秦。衛必折入而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泔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

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爲靖郭君。以號爲諡。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諡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其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綖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強者非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蠹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輶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从軌聲音烏括切猶害有害聲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廐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廁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廁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廁卽側字側旁从人隸變爲厠與廁圓字从广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廁廁兩字唐以前已相濶據此訓廁爲側則史漢皆通矣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禺禺字

盧縮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於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郡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如淳

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當从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尙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卽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

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

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文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年三十九。不說年四十者。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謬解之。惟補正

載蔣西谷語。爲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尙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出治病。卽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秃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

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傳無

鄒而繁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消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

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音

漢書注

漢書叙例顏師古譏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為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

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爲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卽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也。左傳宣十二年利人之幾。杜氏曰幾危也。恐卽此幾字。案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都作誼。作義者謂儀也。實父是也。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姦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原注卽救字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

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備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五。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

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瓠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瓠卽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瓠侯國。師古曰瓠卽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瓠譙侯杆者。師古曰瓠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譙。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潏。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

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注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繁。玉篇繁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飴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齧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齧過禮。大戴禮。羸醜以齧。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齧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漬是。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方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卽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茲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

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

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壓原注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

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

文云。有雉登鼎耳。雉。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

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

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木寓。木偶

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

偶。人木偶馬。原注魯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濱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

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鄧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𠵼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旣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

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原注〕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

之中失之矣。

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剽之。當從剽。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剽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變。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卽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

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徵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徵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

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卽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尙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繆哲獄。毛詩禮記。凡繆寡之繆。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繆

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耆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鄆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謝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原注）舊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證。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有箭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債之君。債如左傳。張脈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尙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曰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

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湜中秦胡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罽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尙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

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

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姬，故以爲

難以一律。左傳以杜說爲是。漢書以顏說爲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氏曰：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

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叙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

爲廢邊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

惠氏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

案。此則漢律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不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本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放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論語

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馬均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

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王曰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

使掾吏何乃仁恕為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為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

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為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汗案收汗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

垢是為社稷主與國君含垢義同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

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為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郡人非潁

川靈帝初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婕妤。叙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苻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識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構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尉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旣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

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卽睿宗單于都護。原法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臯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鞍。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

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

存皆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雁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上。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狎狎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

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

陳。自陳入隋。歸尙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

以江總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

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總因

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

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尙黑頭也。總集有詒

孔中丞免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

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

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

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亦已亟稱之矣。原注李義山贈

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敵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

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

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席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鷓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

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

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

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

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

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宮懸國遣使

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宮懸國遣使

獻方物册府元龜。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雖題黑齒。白題國在滑國東。亦謂刺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閣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兜率寺

詩。何容好不忘。當是周容見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

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闕。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原注。唯費禕。山濤二傳作煩。蓋後人減筆。亮皆仍用之。史通書志篇。煩煩互出。雜說篇。詔策煩煩。皆取煩仍之。義亦作煩。繁類繁雙聲字。繁煩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黯癡。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鈎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鬪訟兵陳。

耆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

金銀薄。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

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未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竝無金陵卽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

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玄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裨闔篇。裨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雞子者。每人令出二雞子也。胡氏未注。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卽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

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

原注語出吳書

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

言憎而竝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決。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洋水卽巨洋。

水按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嶺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卽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字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將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

見前卷
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楊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驪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驪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吳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錢氏曰。攷孟繁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桮棹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爲據。翻疑通鑑有悞。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嬭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曰。皇后者。其志也。云云。則不敢稱帝者。旁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

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卷二十八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檣。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敵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

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姚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于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于降階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而君子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振動之拜。則以慶賀。此四者皆下之于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于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尻平。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喪禮也。稽顙觸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

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巳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寡為重七者蓋兼得名之鄭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為吉拜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唱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為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荷稽顙則凶拜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為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俯首至手周官天祝曰空手先也彌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頓首則稽顙致性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天祝曰空手先也彌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頓首則稽顙致賓故拜則後稽顙致敬稽顙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顙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容制遲遲舉首則稽顙則周衰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違而從下之意所以復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凶即凶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則言稽顙而後拜可知也康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手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原拜義字從兩手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手之正即尚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大視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異尚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各異而別空首頓首別見矣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後然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檀弓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確證太祝注引尚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屬首則頓首稽顙皆謬認為言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更甚于事變不常若後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之意或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頁序之屬不拜而致敬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為一謂以凶禮故易首字為類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為稽顙而後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為吉拜子思以凶順闔百詩據康成吉內拜之注幼

識而承誤不辨且勿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徵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卻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將為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菱其肢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凌學博曰空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穆天子傳許男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振動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振動猶吉事之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唱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先後鄭之失其解也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趙氏曰如李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

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

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首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笱。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

人于書問問。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大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笞極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卽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

原注漢書注如清曰君臣位南

北面賓主位東四面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

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原注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

蝓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尙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狐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隕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

煨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原注：煨信小園賦：管寧爨牀，雖穿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煨火以取煨。此卽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士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筓。閩憲副宏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襪。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惟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

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厯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厯初。庶民穿騰鞞。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阜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者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厯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裹。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袂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袂楚懈反。廣雅。梢袪。袪謂之襪。袂。一曰。襪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袂。又曰。裙袂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菴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滕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注同。亦作偃。禮記。偃屨著綦。釋名。偃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滕。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滕。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鞵。更鞞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襪。旣解襪。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

詩所以為詠。今之村民，往往行勝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為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寺闕氏曰：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醜榮投馱，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闈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

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者，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

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羣官而聽曰

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安帝紀：皇太后幸維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蘇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為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凌統傳：亦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云過本縣步入寺門。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

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卽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汝成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十五年。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爲北京。後又置交趾。貴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趾。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使司。考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延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肇域志。數交趾。稱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朝爲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江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寧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

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廳得一糠一秕，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原注〕通鑑注：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然則唐之

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筭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令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尙書郎，坦之聞

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
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影遂止
吏部入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
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
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
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使受
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覲傳爲御史中丞
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葢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
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忱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
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
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
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撻撻朝士

〔原注〕者矣
本傳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竝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

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闕氏曰〕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字亦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隸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

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犬不湏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鄼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權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困學紀聞謂權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

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評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誌。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

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陳通政曰〕孫公嘉淦以高梁祗堪供造酒之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蓋藏。卷無羣飲。豈非爲治者至願。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邠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

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蠶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卽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徐尙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歿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原注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竝坐搏揜免爲城旦原注賈殖傳掘冢搏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

博持掩博持掩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意錢之屬也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

爲事

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賊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除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環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

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搏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按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

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弑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

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和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

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

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仲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

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

關內河東兩道探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里餘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

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

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緡。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費用旣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慧。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慧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伴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諡曰戾侯。後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尙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諡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

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尙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彩。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不韋傳。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詔逐罷閒官吏人等。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夤緣。清輦轂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通事不敢引對。留于閣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

戎翟其習尙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翟之遠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惠氏曰詩疏馳謂走馬是處乘車非單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

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

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

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為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

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

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

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騎二千則單騎不始于六國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史記項羽本紀叙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

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羸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騾鼠身長頰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汝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即鼠屬所謂鼯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為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為驢鼠蓋即其類也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空

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駼駃騠爲獻。原注：驢父馬母曰贏馬，父驢母曰駃騠，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驢。汝成案說。

文：駃騠馬父贏子。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驪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

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駼橐駝，蝚蝓驪駃騠。駃騠驢贏。王褒僮約

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

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駝。劉向九歎：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贏以馳

逐。揚雄反離騷：騁驪騶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

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

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駃騠銜尾入塞。驪奚駟

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傲倨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贏。匈奴傳：其奇畜則橐

駝、驢、贏、駃騠、駒、駼、驪、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秣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

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

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

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餓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餓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船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

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於膠西之石白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

古人海道用師之效。蘇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

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即三江口。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於此也。

曰廟灣。以其為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為上策。循塘拒守。

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陳。毋使近城。此為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

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

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

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

成山為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以南之海也。海州

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泥沙入海則沈。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

或沈。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攔無礙。閩船

則底固。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

洋放潮。汐之流比他省為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東兩京必從盡山

對東開。而一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東兩京必從盡山

舉通馬。蹄而洋子江內。狼山外。崇明鎮。鎗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鼈子。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

洋。雖沿海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為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於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

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則大澳廣。可泊舟。百塗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每多寄泊。江浙

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洛

而三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巡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嶺烽火寧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為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為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海內虛海套是為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吧北吧積設弔邦非山東霍衛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巔窟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為泉郡之下臂廈為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釐古雷銷山懸鍾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而南風不但不但有山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皆可暫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擢至南有大嶼花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餘里東穿山抱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熱番頭沙洲而際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三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底之澎湖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為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鮑門港大星平海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杏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灣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巒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艇海舶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為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野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山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未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烏豬上川可泛視哉外山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未往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儲州下郡雷州白鶴歸鸞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礪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溪海康徐

聞向防南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州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而交趾之江永安山口烏兔處懸沙難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西至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運逕相通運者島門也通者海角于廉水感恩臨高定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熱黎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熱黎州東萬州西儋州而五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九十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熱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熱黎而不可到吾地熱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壘灣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壘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曰粵東山陬海澨蠻獠雜處爲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朝痛加戮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爲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弊無地不泊乎光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爲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將出師已二十年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掠海多不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皆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多不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分據各港無求不獲兵來則連繫抗拒莫之敢櫻我師轉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勝賊衆我軍前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也陸地無所施伏以獲也轟擊船隻簸蕩中者幾何幸而得勝賊衆我軍前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也陸地無所施伏以獲也東西南北惟餘船已飄然遠湖倘值日暮賊阻扼外洋逃遁我師行遲環而攻之必回帆收港已投海然後獲也非大加振作未易即平章自効力四年三出洋親冒矢石于風濤之壯厲危險海道之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苦才否蠹知大略謹撮爲籌辦海匪事宜若干條以備採擇一戰船宜

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洋弁監修工程尙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需索匠人遂罷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稟請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工最為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覲可得而盡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真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舟師相與從兩月見各船日夜戽水數百桶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憂沈溺覆亡之虞不暇安望獲賊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船二弁不偷工減料人如皆然也應請將參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監工得人弁兵監修彼船之用所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第一要務指名請將參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即派該管弁兵監修彼船之用所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第一要務指名請將參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由藩庫發足勿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固此為勦賊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西洋面宜加料里一遇海中浪起船如升天浪落船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西洋面宜加料里一遇大風舟師即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資賊也應請易之三四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三日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也應請于篷檣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為細故也預備其頭大桅尤關緊要即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為細故也預備其頭大桅尤關良也海戰莫烈于礮以爲大者從前賊見官船奔避不戰爲礮少也數年來我礮臺廢我官船及商夷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觔我師之礮者不過二三千觔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過船擊賊莫妙火攻但我用黃柴草亦用火必我之烈如藤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過船擊賊莫妙火攻但我用黃柴草亦用火必我之烈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聞前浙江李提軍別用小船預貯硝磺柴草各開數丈斷難得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未必能近賊即近賊以長竿撞拒浪頭一湧各開數丈斷難得此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礮噴筒爲長查賊船火礮受藥五六觔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八九尺我師火礮受藥不過二三觔噴筒大不過徑二三尺何以勝賊應請製造亦如賊式礮筒之中加辣椒川烏斑蝥蟲等末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須多爲預備于偏近賊船時攜上頭桅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須于須臾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小件及賊必紛紛投水惟是米艇長每戰兵應請添配也向例捕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十二位每位派兵三名數恆不敷其人管頭篷八九人鳥槍等物往往不能兼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搏後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輒先跳水從前

覆及賊可鑑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不敢入必致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
過船人多則本船空虛賊乘虛而入必致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
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兵丁豈不思獲無如衆寡懸絕故憚而不敢也夫擒賊必先擒首得王而餘黨可
散嗣後請大船配兵百名中船八十五名小船七十名一戰船既多軍心自壯也海賊船底易生蟻殼
配撥應即募諳練鄉勇令弁兵隨事教導亦小可得力也一戰船既多軍心自壯也海賊船底易生蟻殼
貧乏無項可支燻洗油酌給燻費得乘然今燻洗油船身紅黑顏色亦須加染鮮明旗幟亦要整肅庶軍容
壯而駕馭亦靈也一海岸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銷贓最爲說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
情僞巡道職任司分尊事簡應請會同鎮將督率所屬常往海口實力奉行一切食住馬別籌公費
毋累地方官如果用得其人則行問謀買耳目募死士于風雨晦冥之夜火焚賊船諸事皆可與將官相
機而動又州縣所管洋面少者百里多者數百里一入之耳目精神勢難周到應由巡道派委佐貳雜職
分段經管給與月費協同地方官弁小心防範凡出海船隻逐一搜查如有無銷贓仍分帶柴米木料
釘灰油麻蒲席繩纜等物及夾帶硝磺火藥者即行拏究入口時查明有無銷贓仍分帶柴米木料
黜陟於防守斯爲得力惟是口岸之接濟難查之日間有無銷贓仍分帶柴米木料
可查因地制宜雇募船隻聯紳士耆老爲耳目荒村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宜實力奉行
也古法莫良於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無精神貫注則究於事無濟彼盜匪之米布硝磺蓬索麻油鎗
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濟保甲果行夫豈有此輩貪盜利條告不足禁教化不足格確蓬索麻油鎗
徒隸役之輩或者陰授以旨往翻釋去此辦理接濟之所以難也應請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有
犯者誅其人沒其家毋稍姑息懲一儆百至於荒涼寂寞之地尤爲盜賊窩巢地方官之威權法令窮而
莫用則保甲又屬空談非大加整頓恐未易轉移也一鄉勇宜團練也水師出捕內地官之威權法令窮而
肌窮乘間入切應請于撥兵貼防之外飭地官委具督率紳士約保團練鄉勇類加點閱器械俱要整
齊亦易爲力也一沿海船隻宜一例編查也禁絕則貧民無以爲生從賊益衆况其勢亦不能悉禁要
自正惟是粵中人多田少牛食魚鹽之利概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爲生從賊益衆况其勢亦不能悉禁要
在地方官所屬商漁鹽船留宿口外至滾海編查十船爲甲八不由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
驗所有蟹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滾海編查十船爲甲八不由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

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股實之人。以為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沒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硝磺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為最。聞盜匪購買硝磺。自行製配。粵東瀕海。灑熱薰蒸。遠年墻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硫磺則不能處處皆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曾子豐順縣雁洋巡地方。會同揭陽令查得磺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磺廠官。磺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賣頗難。誠恐日久疏防。為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切一船。即我師受一船之意。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取米糧布帛。猪雞硝磺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購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為仇。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近。無忌而接濟銷藏。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十號。為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一體拏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

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恒制也。舊

唐書宋〔原注〕通典作宗慶禮傳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

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翻作牧馭之非才自經墮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

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磬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

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安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

其優劣孰為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謝占壬曰〕海運法一曰古今海道異宜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

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吳淞口外之銅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漲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闊無涯舟行至此只須向東開行以避其淺諳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

以泥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遠避原有適中之方所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過而古遠焉則遇風而驟難收島或避之石島俚島鷄鳴島威海衛之各島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止從容疏此或遇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諳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深淺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止從容至此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南出口運至膠州仍用漕船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糜費勞工諸多未便而頭緒紛繁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為恆計也苟使疇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運至膠州已經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如欲直上天津不過再遠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守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恬之內海可未閱登州潮汛不知潮溜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間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亘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大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備山礁沙水趨避順逆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回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則元明行之而不久者限於人力至於我朝而籌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千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為比例也二日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吳淞江出口至崇明南余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深水大洋朝見登州山島為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天津所經江南洋面不甚深隨路可寄旋歇息入山東深水大洋無沙礁攔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島均係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可行可泊稍擱無礙常由沙港以至淮安販鹽為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為稠熟沙港者沙間之深溝也浙江海船名蠶船又名三不像亦能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於沙便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而高下有大木三段貼於船底名曰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洋山礁淺灘船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運如漕糧但僱江南沙船足敷用蓋各省之海一日避出淺沙船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權亦各有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窳要也三曰四時風信海船自江南而赴天津往來運速皆以風信為準繩而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少東南風多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

旋南牛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進島候風即有差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颶逼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掉錢駕駛雖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為患惟外國洋船大較數倍錯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風期初一日船在江南看天氣清明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避暴期西岸淺處為害此外四面暴風或飄北西南西北共計八面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單面東風颶攔西岸淺處為害此外四面暴風或飄亦北島或收泊南洋或海至東海候風定而回皆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日趨平避險夏至後南風令海暴亦有定期可據占法可參而不知者概謂風波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日趨平避險夏至後南風令海暴船自南赴北鮮有疏失立秋後北風初起自南向北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颶至淺處將船疏虞約在千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當令自南向北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颶至淺處將船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鬆便可無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脈極淺之處攔漏損傷者有之或遇西北狂風颶至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商賈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得不冒險趕運如運漕糧則不在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季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計有四十餘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五日防弊清源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遊手每船約二十人各有專司規矩整肅蓋其生長海濱航海經營習以為常亦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恐貨被盜賣偽為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册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舵水人等二十名終不能永匿而不出或恐捏報船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則可就近報明營汛保甲查驗損船形跡或恐捏報船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保人船此惟冬季朔風緊急偶或有之亦必有前後乘船消息可稽若遲漕糧不在冬季狂風險逆之時萬無此事總之船戶各保身家舵水人等亦各有家眷保人遞相牽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踪萬無不露之理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攬載票據為憑訂明上漏下濕缺數潮霏船戶照數賠償惟風波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賠底今如裝運漕糧設為缺數潮霏即可照商例賠償其風波不測一端夏季順風赴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章程必歸畫一方為萬全因思內河運船到北時日久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均攤賠補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耗散則餘米數目自必更多周密一風於南測卽約以眾船餘米均攤賠補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耗散則餘米數目自必更多周密一風於南裝北卸自有官司潭壓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各省沿海口岸皆有關糧分縣稽查尤為簡便更有經容毫髮隱瞞或恐船數眾多散漫無稽則可冊編某戶之船定裝某縣之糧分縣稽查尤為簡便更有經

過牙行堪作衆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日海程更資捍衛方今聖人敷治寰海肅清商賈往來均沾
樂利某航海經營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資捍衛蓋以閩浙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
一不經深若戰船緝捕易於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靖江蘇浙商船均有沙脈匪徒到江蘇運售不
敢載回本籍此匪船不過江南之大明證也昔年偶有匪蹤無處避風西岸則有黃蓋壩以守障戶或慮外番
延旦夕而巳山東洋面均係深木懸海颶風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則有黃蓋壩以守障戶或慮外番
牲蠣嘴以作咽喉奉天知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堪作海防關鍵此四省洋面天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
且其潛上北洋遊逸不知地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堪作海防關鍵此四省洋面天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
而船所經大行走必遲我國家戰艦商船便捷如飛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其分駕散船在閩廣淺洋猶
可齊驅並駕若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飛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其分駕散船在閩廣淺洋猶
洋前後左右四散開行影踪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能進會齊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次日一至大
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籌營船星羅棋布常在島外
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懸州對之大欽小欽大黑山小黑山竹等山皆係海面孤山直至天津並無
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對之大欽小欽大黑山小黑山竹等山皆係海面孤山直至天津並無
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
計而國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祇須糧道大員運糧千總以及各省水師千把百
員各省水師壯兵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熟海性經歷波濤實於海防大有
裨益七曰水脚滙籌江浙兩省商船逐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積具堅固者足有一千餘號大小統
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脚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脚之重輕數
十年來僱船大槓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脚規銀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數
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脚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脚每石三兩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數
可不明辨也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夏順帶便裝漕米一次而銀非足銀斗非倉斗不
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脚價銀仍如夏季順帶便裝漕米一次而銀非足銀斗非倉斗不
春運商貨一次立夏前必如期回南夏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駁至上海裝下海船陸續開行掃
大暑節必可齊裝天津停泊海口即南庶官備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惟恐裝卸漕糧遲
數回空使其再裝到天津兩次商貨回南庶官備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惟恐裝卸漕糧遲

延日月錯過順風時令以為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獲水脚價銀不數水手辛工及添補槓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到北交卸升斗例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緊兌漕米色定期乾圓潔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為日無多既無耗散亦不蒸窳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令包封樣米可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安為參議予以平允則船戶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殷商富戶將必有添造海船以覓利者雖全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船暫時趕運全漕則須春夏兩次裝運方資應用至於東直兩省所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趨利如飛更必易於充裕即逢北地歉收南省豐稔之時更可額外添運川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為迅速所慮者事固難於圖始又更難於成終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規駁船裝卸輾轉延遲給與水脚扣色減平種種侵肥必致公私兩誤甚至該船股戶求為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可不預為防日也八日春夏兼運日海船運漕夏季最為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漕惟有春夏兩次運裝其裝糧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續駁裝海船運漕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尚後以一月卸通至設雨節海船全數回空趕關東運裝客貨同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尚後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同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尚後赴山東近處趕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再裝一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籌海運其至便者有四其無可疑者有四昔邱濬慮海道不熟擬募漁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陸慶開王宗沐以不習海道有驚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揚生長海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屢試其便一昔人擬於崑山太湖起廠造船然一經官造率虛器不堪用今沙船大者二千石小亦千餘石上等募其堅緻牢實百無一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督督官員今即擇船戶殷長者督之無庸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百餘文即以造船銀及旂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然而有疑大洋之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海外遭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在秋冬若春夏二運南風甚利至為穩當况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斗與船戶以備各船通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可疑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旂丁難於安置者不知朝廷簽丁所以濟運非為丁無生計而以漕運濟之也况變通之初即事有漸近海如蘇松常鎮四十七幫約計軍船二千四百餘隻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舉二百餘船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或別開屯田俾安耕鑿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二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可行奏覆所云頭號沙船不過五六十號每船不過帶米四

百石此乃有意從少而言若實計全數則沙船大者二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况其餘次號沙船力勝一千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也至所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脚一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百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買每石三兩四錢每兩折錢六百議也其兩所慮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現值酌議加增少不在胥吏需索恐浮費無窮也誠俾船戶知隨到隨卸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行哉至程志忠所稟五條沙險蓋為尖底閩船言之若平底沙船遠在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風可以守風絕不聞沙船畏其險也沈廷揚有言耕須問奴織須問婢而以海道問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閣部曰海道如果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事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啓行放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海道由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運至淮安易騶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僂世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航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易壞入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此乃全用劉家港入海之始自後海運之船總泊於此故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頌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享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斯道可知雖其後戶部尚書真師秦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此處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船明州運糧輸直沽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出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歷會計錄云永樂元年此陶宮保曰海運與河道相平江劉家港揚州賈為勞費惟元沙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秦道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入河轉般登州賈為勞費惟元沙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秦道明人沿嶼求道非礁即淺無怪其難自河轉般登州賈為勞費惟元沙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秦道而由此運米入海實艱自今年第屬初行不敢不倍加慎重詳加詢問證以紀載得其逕道至于大洋浩瀚本無畔岸雖舟人定以更香驗以水色格以針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數日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

地比照核計不相逕庭其小島微嶼亦難盡載謹摘大凡略分段落并繪圖貼說焉第一段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入洋繞行寶山縣復沙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佘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棧山係荒蕪無居民不可泊地第二段自東出大洋約十丈可寄棧從此以北第三段自佘山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泗場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棧從此入黑水大洋至大洋梢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狼山鎮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六十里又北泰河約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北至射陽湖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掘港營所轄又北至鬪龍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黃河口稍南有沙埂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海營所轄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仙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游門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計自佘山至鷹游門一千五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過佘山即無島嶼可依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東一個字如西南風則針用子午無向東山與山東鐵棧山遙對謂之南棧北棧行船應用子午正針因江南雲梯關外迤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暗伏海中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針頭必須偏東避過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若船行過于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近大沙仍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水師南洋汛所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棧山自余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汎界經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雖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為一托十托即試水自十托至二十托過沙行過沙漸深水約在三十托上視水綠色則係山東洋面順風再試至十托試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綠色遙望北棧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即至石島洋面此赴北一定針路也第五段自石島至威衛仍用子午略偏東從里俾島至成山洋面約百四十里俱榮成縣地為南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綠色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洋汎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西至威衛百餘里又西至福里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洋汎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西至威衛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礮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山頭淺灘宜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為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約有二十五島為海道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五托再至六

托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錨候潮進口約計海口逆流挽緯百八十餘里即抵天津東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激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棧山歷成山西轉之界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腫輓遼左乃在瀛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最多至七十萬永樂中陳瑄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萬已即元後沈廷揚自淮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小時為異事其實米數十萬漂失動以萬計從未視試行即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終不溺一人不損額漕一梯米如今之所運者仰惟聖人在位視若馮夷莫不效職而瀛民蜃客生長承平習於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為波濤不測者久已視為坦途揚帆直上無礁崖之崑萃無港汊之鬱環較諸內河為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開剝淺般填與夫押運交兌儻驗之費多不能省丁疲索之官復問之民力慙矣而官與丁亦般使蘇屬海運遂行省歲費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鳩乎若夫難海運者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實皆無可慮但患南兌易而北卸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汝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氏宗沐漕河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邱濬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王宗沐漕河身狹開座珠聯漕船勢無挂幫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總計三利也今海運開洋不必立幫常鎮寧海運既通雖有漂流實無掛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總計三利也今海運開洋不必立幫常鎮寧國太平共糧幾二百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萬石而入淮以後遇淺又需船剝今海運則過江米與盤剝費數十萬省四利也漕運軍兌米已畢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徵收不齊即改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徵收不齊即改本行守候頗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齎月糧等項理自齊七利也漕推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既輕行戶亦裕以貨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甚艱海運則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即住春初入兌夏盡即休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即住春初入兌夏盡即休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運之弊盜竄侵尅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運之利在前明已略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時湘灘派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

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汭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

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為

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

上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

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自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

都轉運萬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

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

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今國家都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

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未為

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

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迥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

便易矣山居贅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

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謂海運作俑於

燒荒

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鹵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理。〔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卽相機勦殺。此先期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趾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贛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傳。皆有之。並著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荆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衛身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灌。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於滹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趙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潛猶固守。沙門來應。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奔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

多陷。惟桑道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剿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朵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芩子兵破之。白芩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嗙。夫子病之。鳩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

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士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尙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

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

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

官。【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者。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

之後伊維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北齊書高昂傳於
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社稷冲免冠陳謝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
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剏立國語解一篇自
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無國語解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
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
咻固不能勝三紀遷般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
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
飲漚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戒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
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
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

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基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愾，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於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永不，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語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掇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繁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

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戎翟入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氍毹。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尙不可使敵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尙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

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戾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鬪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_{原注謂四民}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糶。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禪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

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竝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塗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窺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

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竝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尙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强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

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為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為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譯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譯高昌使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昌國徵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吾兒等依各官品充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長兀河。西回回。長薛塔刺海傳。從征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

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册府元龜按國史敘攷勃種類云伊吾以回訖此或轉寫之譌焉書以北有契弊烏護紇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回鶻紇骨則紇拉斯也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也轉爲黠戛施蓋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原注〕鄒所南心史畏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册文種類盤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同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通事官於大同立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

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馴其頑犢之習。所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

【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稱法。思明以惑衆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

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馭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馭。馭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燕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後魏陽固演蹟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弁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

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鵠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曰〕徧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於天竺。距大秦國尙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

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啓周宏正傳有罪

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

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干為斤疑誤汝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應流徙云云則見南史攷原本亦誤當是傳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集釋 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883B

